



杨田铭（原名林本寿），江西省铅山县紫溪乡人。190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，1931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了五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，为22名勇士之一。1935年11月，在直罗镇战役中头部中弹受伤，伤愈后先后在中央警卫团、吉林、江西等地任职。参加革命以来，先后荣立特等功及一、二、三等功多次。

不惧危险,主动请战 飞夺泸定桥

1935年5月上旬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，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，以解中央红军被包围之险。5月24日，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，保证大军渡江。杨田铭当时是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的战士，夺桥的任务就交给了他所在的红四团。5月28日，军委急电，限红四团29日拿下泸定桥。根据上级指示，红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连夜赶了120公里，于5月29日凌晨抵达了泸定桥附近，在离泸定桥2里左右的一个小山旁停下来做紧张而有序的夺桥准备工作。上级决定从杨田铭所在的2连抽出22名战士，由连长廖大珠率领，组成夺桥突击队。

在红军中有一个光荣传统，那就是上级把最艰巨、最困难的任务交给哪个单位或个人，他们就越发干劲十足、斗志昂扬。大家都把接受这种任务，看作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和党组织给予的无上光荣。杨田铭一心想参加突击队，又怕连长不准，便去找粗中有细的赵长发商量，赵长发于是拉着他去找连长。杨田铭还未开口，连长就先说道：“怎么，你也要去吗？你年纪小，怕不行吧？”赵长发则极力给杨田铭帮腔，说他人小伶俐，爬桥一定很快。杨田铭更是声泪俱下地要求参加这次战斗，为他死去的爹妈报仇。据杨田铭生前回

忆：“1930年的除夕之夜，我们全家团聚了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妹妹和我正忙着收拾白天砍两担柴换来的几升米和半斤肉，地主狗腿子、团练突然出现在草棚外，把全家仅有的一点赖以维生的东西抢走，全家抱头大哭。”在杨田铭不甘压迫参加红军后，他的父亲、哥哥都被反动派杀害，母亲也气病交加而亡，一个年幼体弱的妹妹被卖做佣人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找回。经过三番五次的要求，连长和指导员最后都同意了，杨田铭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。他心里想着：“我虽然家破人亡、无家可归，但是我找到了党，找到了红军，我就有了新家。从这里，我得到了教育，感受到温暖。我能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贫农的孩子，逐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——共产党员，这完全是党教育的结果。现在，是我为党、为人民奋勇杀敌的时候了，也是为我父母和哥哥报仇雪恨的时候了。”

22名突击战士选定后，连长随即召集大家开会研究如何爬桥、如何打。待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随着团长一声令下，22名勇士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，单衣轻装，手执驳壳枪，背插马刀，腰缠12颗手榴弹，冒着敌人浓密的弹雨，斜身攀着铁索，用最快的速度匍匐前进。正当他们爬过铁索桥的三分之二处时，敌人眼看无法守住，就慌了手脚，放一把火把桥头的亭子和碉堡烧着了。一刹那，大火弥漫，红光遍地。这时，冲锋号吹得更响了，战士们“冲呀！冲呀！”的口号声更高了。连长廖大珠手擎红旗，振

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奠基之战 鲁西南战役：

□石国华 董颖

鲁西南战役是着眼全局、以谋定胜抢先机的经典战例，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的首战，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。1947年6月30日至7月28日，刘邓大军强渡黄河，在鲁西南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歼灭战，消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，共计5.6万余人，为我军挺进中原、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。

攻其不备,强渡黄河乱敌战略

1947年3月，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对陕甘宁和山东的重点进攻，形成了哑铃式的进攻态势，主要兵力集中于陕北和山东，中间地带鲁西南则兵力相对薄弱。在阿至开封长约250公里的黄河防线上，只有第4“矮墙”区刘汝明的整编第55师、第68师及地方保安部队驻守，另外整编第70师驻扎嘉祥地区担任机动。国民党对黄河天险寄予厚望，认为黄河防线能抵40万大军，希望滔滔黄河之水能阻挡人民军队南下。

鲁西南处于重点进攻的连接线上，像是哑铃的握把，是最佳的突破口。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千里跃进大别山，实现主力外线作战，将战争引向国统区，鲁西南是必经之地，而强渡黄河是南下的首战，至关重要。为保证渡河成功，刘伯承和邓小平做了充分准备，根据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分析渡河形势，在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长达150公里的黄河沿线确定了魏山、张堂、林楼、孙口等8个渡河点，详细调查了这8个预定渡河地点的敌情、地形、交通等情况，制定了具体的渡河措施。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，刘伯承和邓小平声东击西，在主力渡河的前一天，令太行、冀南的地方部队伪装成我军主力，对豫北发起攻势，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出击。这严重干扰了国民党军的判断，保障了渡河作战的秘密性和突然性。国民党军虽然觉察到刘邓大军可能南下，但无法判断南下的时间和方向，更不清楚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。经过周密准备，1947年6月30日晚，刘邓大军第1、2、3、6纵队12万余人，从8个渡口同时强渡黄河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举突破黄河防线，拉



杨田铭（杨党燕供图）

臂高呼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不惧烈火，没有革命者过不去的桥！冲呀！”杨田铭等勇士们不顾一切地穿过硝烟、冲过火海，衣服、帽子烧着了，头发、眉毛也烧着了，皮肤也烧伤了。但为了占领东桥头阵地，18名突击队员（过桥时牺牲了4名，所以有资料称“十八勇士”）迅速扑灭身上的火苗后，毫无惧色地凭险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。经过几次冲锋肉搏，他们的子弹、手榴弹都用光了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政委杨成武率领大部队赶过来了，敌人终于被全部击溃，天险泸定桥就这样被胜利地拿下来了！

此役，杨田铭不仅烧掉了头发、眉毛，腿部还中了弹，因全情投入战事，腿部中弹时居然都没有察

开了鲁西南战役的帷幕。 夺城打援,灭西路援军挫敌计划

刘邓大军强渡黄河，在国民党军的鲁西南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。为阻止刘邓大军，国民党军重新布防，调兵遣将。一方面命令刘汝明的整编第55师29、74旅坚守郛城，整编第68师主力和整编第55师181旅退守菏泽，等待援军；一方面从豫北和豫皖苏抽调整编第32师、整编第66师、整编第58师以及整编第63师的153旅，增援鲁西南，由王敬久统一指挥。王敬久命整编第63师的153旅进守定陶，与退守菏泽的部队组成西路援军；命整编第32师、整编第66师主力各2个旅经金乡北上，会同整编第70师组成东路援军；将整编第58师及整编第66师第199旅配置在金乡作为后援，制定了死守郛城，吸引刘邓主力，然后以东路主力从侧面出击，与西路援军形成夹击的战略，试图造成刘邓大军背水作战或退回黄河北岸的态势。

刘伯承和邓小平分析敌情，认为西路援军具有明显弱势，决定先打西路敌人，制定了攻其一点（郛城）、吸其来援（金乡）、啃其一边（定陶）、各个击破的方针。命令第1纵队攻打郛城，吸敌来援；第2、6纵队南进阻敌，其中，第2纵队攻打曹县，第6纵队攻打定陶，消灭西路援军，切断国民党军东西两路援军的联系；第3纵队进到定陶东南，插在国民党军的东西援军之间，策应郛城和定陶作战，同时防阻东路援军的临时支援。按照这一部署，第1纵队于7月8日攻克郛城，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55师师部及第29、74旅，创造了我军以1个纵队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先例。第6纵队于7月10日攻下定陶，消灭第153旅。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，连续作战，势如破竹，用10天时间夺取郛城、定陶等鲁西南重要据点，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夹击计划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，摆脱了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。

辗转机动,破东路援军开新局

相较于西路援军，国民党军的东

觉，看到流了很多血才知道受了伤。后来腿部枪伤因为包扎后没有好彻底就继续赶路、爬雪山，导致之后不能走长路。1935年6月2日，中革军委在泸定桥头召开庆功大会，王稼祥主持会议，周恩来为红四团颁发了写有“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”的锦旗，杨田铭等18人获颁一套写着“中革军委奖”的列宁服、一支钢笔、一个日记本、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，这在物质贫乏的当时是最高的奖赏。据杨田铭长女杨党燕回忆：杨田铭经常将一支钢笔别在胸前口袋上，十分珍视，后因父亲去世较早，自己当时又较为年幼，钢笔已不知去向。

身负伤残,在南泥湾热情垦荒

1935年11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省郛县（今富县）直罗镇地区对国民党军发起了进攻，史称直罗镇战役。此役，红一方面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，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，为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。杨田铭不仅参加了此次重要战役，还不幸在战役中头部中弹，伤势严重。这也是杨田铭在战场上的第三次受伤，因3次受伤，他被认定为三等残疾。经过医护人员抢救伤愈后，杨田铭被编入中央警卫团，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斗。

抗战时期，杨田铭被编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，该旅主要负责保卫

路援军力量强大，大概有3个整编师。王敬久用这3个师自北向南摆了“一字长蛇阵”，整编第70师在六营集，整编第32师在独山集，整编第66师在羊山集，彼此之间相隔10到15公里左右。针对王敬久发的“一字长蛇阵”，刘伯承、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挥剑斩蛇，与敌人正面交锋，进一步消灭国民党军队，为进入大别山创造更有利的条件。7月11日，刘邓大军突然行动，远距离奔袭，将国民党军的“长蛇阵”斩为三截。第1纵队行进到巨野与嘉祥之间，以切断敌人3个师之间的联系，消灭独山集整编第32师；第6纵队由定陶经张凤集向东，主力协同第1纵队歼灭整编第32师；第2、3纵队分别由曹县、汶上集地区向东，以隔断歼灭整编第66师；冀鲁豫军区独立1、2旅，进到万福河以北地区，阻击金乡之敌北援。王敬久发现被分割包围后仓促应对，先是命令位于南北两端的整编第70师和整编第66师向整编第32师靠拢，后来又改变主意，以整编第66师为中心，让其余两师向其靠拢。而整编第32师与整编第70师经过私下协商，决定整编第32师向六营集靠拢，两军会合后一起向西北方向突围。7月13日，第1纵队发现整编第32师离开独山集向六营集方向移动，立刻抓住这一绝佳时机，对其展开猛烈攻击，歼灭该师第139旅，该师师部率第141旅在傍晚时分狼狽逃入六营集。

六营集是个小村庄，仅有200多户村民，此时聚集了整编第70师、第32师2个师部3个半旅数万人马，缺少少水，矛盾重重。针对此种状况，1纵决定实施“围三阙一，虚留生路”的打法，在六营集以东的开阔洼地布下口袋阵，命1纵一部和6纵主力从北、西、南3个方向强攻六营集。敌军如愿钻进预设的口袋，遭到迎头痛击，国民党军1.9万人被歼灭。至此，“一字长蛇阵”只剩下羊山集宋瑞珂的整编第66师。

集中兵力,三次攻山肃清顽敌

羊山集战役，是整个鲁西南战役中最重要也是最艰苦的一次战斗。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师长宋瑞珂，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毕业，曾参加北伐战争与淞沪会战等对日作战。抗战

陕甘宁边区、保卫党中央。后根据党中央和军委指示，359旅开赴南泥湾、金盆湾、马坊、林镇一带军垦“根据地”。在南泥湾，杨田铭虽身负伤残，但仍和其他指战员一样，以不怕困难、克服困准、战胜困难的精神投入到垦荒中。到达南泥湾的第一天，因搭建的营房（实际上是草棚）不够，杨田铭和其他指战员一样将营房让给更有需要的同志住，自己则在“避雨是茂密的树叶，避风是齐眉的野草”的大地上度过了在南泥湾的第一个夜晚。在南泥湾开垦非常艰苦，有时每天喝两餐稀饭，没有菜的时候只能喝一点盐水。但杨田铭和其他指战员干劲充沛，不但开垦荒地、大办农场、大抓农业生产，而且通过锯木板、烧木炭、烧石灰等来筹集资金以购买工具、种子和粮食，还就地取材打造窑洞和其他办公场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南泥湾的开垦中，各种大小竞赛搞得热火朝天，尤其是每当炊事员送来饭时，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要求再打一个冲锋，冲锋到某个目标再吃饭。尽管炊事员好心地叫着“饭冷了、饭冷了！”也没人去理会。一天竞赛下来，后进组以集体或个人的方式表演节目，以表示对优胜组的致谢和慰劳。就这样，杨田铭和其他指战员凭着自己劳动的双手，用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，开垦出成千上万亩荒地，先后种植上小麦、大豆、棉花、苞米和蔬菜，并且兴办起锯木厂、肥料厂、农具厂、缝纫厂、造纸厂等小型工业，还就地取材打造了冬暖夏凉、舒适结实的窑洞，盖起了大礼



鲁西南战役结束后我军缴获的火炮

胜利后，第66军改编为整编第66师，军长宋瑞珂改任师长。该师系蒋介石的黄埔嫡系精锐，装备和战斗力不逊色于整编第74师。在鲁西南战场，整编第66师多次与刘邓大军交战，没有受到重大损失。因此，被刘邓大军合围后，宋瑞珂拒绝突围，反而率部队利用羊山作为制高点，与山下集镇的民房构成核心阵地，准备凭借有利地形固守。

羊山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西北15公里处，海拔400多米，由东至西有5里长，形状像卧着的一只羊，因而得名。羊山有3个突出山峰，当地人称东峰为“羊头”，中峰为“羊身”，西峰为“羊尾”。羊山集则是羊山南面山脚下一个千余户的大村庄，北靠羊山，东、西、南三面筑有寨墙和壕沟，地势低洼，加之雨季道路泥泞，不利于部队运动。1947年7月13日，刘邓大军扫清敌人的外围据点后立即攻山，失利后于17日再次攻山，因伤亡较大撤出战斗。因为连降暴雨，积水过深，19日第三次攻山又一次受挫。此时，国民党调集重兵驰援，蒋介石更是飞临开封，亲自督促部队驰援羊山。刘伯承、邓小平权衡再三后认为，这次如果不把敌整编第66师歼灭，我军随后的南进一定会遭到该部的追击。鉴于其他敌人还在增援途中，只要集中优势兵力，完全有把握迅速消灭羊山守敌。刘伯承、邓小平决定集中4个纵队的力量将其歼灭。7月27日下午6时30分，我军开始炮击，到28日中午，羊山的所有制高点都已被突破。此战俘获师长宋瑞珂，歼灭整编第66师大部，我军也付出了较大伤亡。羊山集战役的结束标志着鲁西南战役的全胜，打开

堂、俱乐部、书店、商店等，把荒凉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。

理想信念坚定,矢志播撒革命火种

杨田铭的一生不仅是坚定笃行革命理想信念的一生，更是矢志播撒革命火种的一生。杨田铭育有二女一子，名字分别为杨党燕、杨继红、杨承军。意思就是，他的子女都是党的子女，要继承和弘扬革命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，争做红色的革命好后代。其中，长女杨党燕的名字是杨田铭在吉林省委党校任职时，全体教职工帮忙一起取的，杨田铭很是喜欢。后来长女得知父亲原名为林本寿，向父亲提议将杨党燕改名杨林燕，杨田铭立即拒绝，并告知她这个名字的深意，并说毛主席都知道杨党燕这个名字（杨田铭在中央警卫团任职时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）。

杨田铭除了日常教育孩子们要爱党、爱国，坚守清贫朴素的生活作风，还积极投身革命传统教育。1947年，杨田铭以特派员身份被组织派往吉林参加接管工作，后随南下干部团回到江西，在省直机关工作。因积劳成疾，伤病缠身，杨田铭长期在医院住院疗养。即便是住院期间，他也时常应邀给机关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工矿企业的干部职工和中小学校的师生们讲革命历史故事，讲红军长征的故事，鼓励大家要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，继续发扬革命优良传统。

1963年10月2日，杨田铭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病逝。1963年10月5日，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杨田铭为革命烈士，将其安葬在江西省南昌市烈士陵园，并为杨田铭立墓碑。1983年6月11日，民政部向杨田铭的家属颁发了烈士证明书。



杨田铭烈士纪念碑



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通道。鲁西南战役是刘邓大军外线出击、千里跃进的首战，刘伯承和邓小平胸怀全局，精心谋划，捕捉战机，把攻城与野战、分割与围歼相结合，取得了解放郛城、收复定陶、六营集大捷、攻克羊山集等一系列胜利，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，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952年，为缅怀在鲁西南战役和羊山集战役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，山东省金乡县兴建羊山革命烈士陵园，依山就势建于战斗遗址的主峰羊头之上。烈士墓群建于1952年，2003年改造成将军红大理石墓碑，埋葬着在鲁西南战役中牺牲的100余位革命烈士，其中营级以上干部就有28位。烈士公墓建于1986年4月，是为纪念在羊山集战役中牺牲的8500多位革命烈士。革命烈士纪念碑建在海拔96米的羊头上，始建于1975年，塔高17.5米，塔的正面“革命烈士纪念馆”七个镏金大字是毛泽东的亲笔字，塔的背面是1952年刘伯承为鲁西南战役的亲笔题词：“人民解放军鲁西南战役乃打开了战略反攻挺进长江的前门，阵亡将士受到人民的纪念永垂不朽”。整座纪念馆庄严雄伟，是目前陵园内最具象征性的建筑之一。羊山革命烈士陵园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“全国重点烈士纪念馆建筑物保护单位”。

